

秋風集

衣萍著

秋風集

章衣萍著

復興書局印行

秋風集

全一册實價四角

印翻准不☆有所權版

費工二版年六一第興復月八年五十二國民

外	長	章	者	著
局	書	興	者	版
局	書	興	者	發

局書興復... 所行發總

秋風集序

是好幾年前的事了，那時我的身體很不好，幾乎每天呻吟在病榻中，生活自然很困難了，文章也不能寫，真是沒有法子了。那時有個廈門的什麼書店，曾在上海的報登大廣告，說是有資本百萬元的，我去出本什麼集子，本來是預支版稅百元的，稿子寄去，只匯下五十元來，此後便無消息了。後來，我寫了幾封信去催，結果是一點消息也沒有，——那書局也關門了，經理也跑掉了，你去找誰呢？沒有法子，隨他去罷了，因為那些文章都是我的著作中選集出來的，而且版又是我自己所有，有什麼關係呢？

不料過了幾年之後，我那本小小選集又落在我的朋友高鳳岐先生的手裏，他們幾個朋友出了大價錢，從一個什麼宇宙書店買來的，原來是廈門的一個什麼書店倒了，倒給一個什麼宇宙書店，那什麼宇宙書店又悄悄地賣給高鳳岐先生，等到高先生來問我，纔知道那書版權是我自己的，但是高先生已花了錢受了損失了，我沒有法子，只好讓那本書再出版，爲了覺得自己太對不起讀者了，乃加上一些稿子。可見中國之大，出版界是無奇不有的，可惜我到如今還沒有發大財，有如那私吞公款辦雜誌的某先生，嗚呼，文人之苦，有誰知道！

章衣萍 一九三三，八，十四。

秋風集

目次

序.....	一
一 暮春.....	一四八
二 隨筆.....	四九一八二
三 倚枕日記抄.....	八三一九六
四 夜鶯與玫瑰.....	九七一一二
五 論冰瑩.....	一二三一三六

六	春秋感言.....	一二七—一四二
七	大學教授.....	一四三—一五〇

暮 春

一

有愛人的人是不應該生病的。而況在這醉人的花紅柳綠的暮春呀，正是一對對的愛人攜着手在中央公園或北海行樂的大好時節！

然而她的確病了。

在前兩天，我邀她出門去玩，她換上一身黑色的衣服，我心中頓時感覺不快了，我說：「你為什麼不換上那件水紅色的華絲葛長袍？那件衣服好看！」她斜視了我一眼，說：「你總是愛紅，真是俗氣！」

春

暮

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樣一個俗物。但我自己平常也只愛穿灰色或淡色的衣服，却偏願意我的愛人穿得紅紅綠綠地，怎樣矛盾的可笑的我心境呀！然而要說我願意她穿得好看，是把她當做玩物，這，不但我不承認，她也決不相信的。

然而充滿了愛情的室中，的確起了風波了。

「你穿黑色的衣服，我是不陪你出去玩的。」我說，又惡狠狠地加上兩句：「你要穿黑色的衣服，等我死了再穿罷！」

「不去就不去！」她已經拿起了錢夾，披了圍頸的輕紗了，登時又全都放下，氣紅了臉，說：「我知道你現在有了旁人了，所以常常找我的錯處！」

她氣沖沖地走進房內，倒在牀上睡下了。

「旁人！誰？你說出名字來！」我趕進房去，站在牀邊，追問。

她只是不理，一翻身，把脊背朝着我了。我看見她抽抽咽咽地痛哭的神氣，心中早已軟了一半，口中却偏要裝硬，還是問：

「誰？你說來！」

你們都有過愛人的麼？你們知道，兩口兒鬥氣，究竟比不上軍閥打仗，要倔強到底纔算好漢的，而且也不必找出什麼不相干的名流政客的第二者來當調人。

晚上，李媽端上飯菜來。我點上燈，走進房，笑嘻嘻地說：「小

姐，請起來吃晚飯了罷。」

她仍是不理，頭朝着牀裏。

「好了，該起來了。」我嘻皮笑臉地，把她的身子一搬，她的上半身便全在我的懷裏。我把我的嘴緊緊的親着她，要在平時，她的舌尖便早已送出來了罷。然而她這時只是雙唇緊閉，好像現在南軍緊守武勝關，防備北軍來襲擊似的。我的嘴唇只是不停的顫動，舌尖只是不停的進攻。這樣的進攻大約有十分鐘之久罷，她先淡淡地望了我一眼，笑着開口了：「你的鬍子像鞋刷子一般的……」

我纔想起我今天早上忘記了刮鬍子。

一場風波從此平息了。燈光也格外地光明，光明充滿了全屋，似

乎表示慶賀之意。

然而無論我怎樣殷勤，她那晚喫的東西究竟不多，而且很早就去睡着了。

二

誰料她第二天就病了呢？有愛人的人是不應該生病的。

在一間狹小的寢室裏，對擺着兩張牀。因為我們倆還不曾正式結婚，照禮不該同在一牀睡着的罷？然而有誰來管我們呢？除了那張開光明的眼來照耀着我們的討厭的燈光。

在每晚熄燈以後，我們倆都各自睡在牀上，誰也不許搗亂了。然

而一到晨光熹微的時節，樹上的小雀兒似乎還沒有起身呢，屋裏也看不見人影。這寢室裏便照例要發生下列的對話了：

「寶寶！……………」

「寶寶！……………」

「你來！……………」

「你來！……………」

「你不來！我來了！……………」

這對話，好像已經收入留聲機器一般的，每天一樣。只是末句「你不來！我來了！……………」有時是她說，有時是我說罷了。

然而那一天的早上，情形却有點特別。

照例的「寶寶！」「寶寶！」還是一樣的親熱的喊着的。後面對

話却改變了：

「你來！……………」

「我不來！……………」

「我來！……………」

「你不許來！……………」

情形的確有點特別。房裏暫時沉默。接着便有悄悄地動作，我已經從這牀爬上那牀，暗暗地襲進她的被窩裏了，而且她並沒有抵抗，也並不表示歡迎。

這情形更特別了。

我解開衣服，把我的肉貼着她的肉，我覺得她的身子是火一般的燒熱。我的手好像受了什麼束縛似的，再也不敢亂動了。我抱着她問：

「寶寶！你有些發熱？」

「發熱，半夜燒到現在！還有些肚痛呢。」

有愛人的人是不應該生病的。偉大的愛人是不願意愛她的人知道她的生病而難受的。她常常有小病，但她常常瞞着我，不願意我知道，不願意看醫生，也不願意吃藥。這就是她的身體漸漸虛弱而且積成大病的原因呀！呵！我的可憐的偉大的愛人！

她說太熱了，不願我抱着她，而且我也不敢抱着她了。我起牀的

時節，我說：「寶寶！我願意你即刻退熱，我為你禱告。」

「只要你少使我生氣也就好了。」她淡淡地微笑的說，眉端現出痛苦的神氣，陽光從窗上照進來，我望見她的臉同桃花一般的紅。我心慌了。呵，我悔不該爲了穿衣服而使她生氣。我應該懺悔，你叫我如何懺悔呢？

三

有愛的人是不應該生病的。

然而她已經進了醫院了！

有愛的人是不應該有別離的。

然而我們倆竟暫時的別離了！

我的禱告是無用的！她的發燒還是繼續着，而且，肚中像刀絞一般地痛苦得利害。

唉，她的腸病又發作了。一直到下午還是嚷着肚痛。

德國醫院呢，太貴了，那是闊人們的醫院；協和醫院呢，醫生太糊塗了，會無緣無故地把「名流」的腰子割掉一個；經過了一次商量之後，便決意把她送進同仁醫院去了。

當我和她坐了汽車到同仁醫院去的時候，我望見她身上還是穿着那套黑色衣服。忽然感覺一種說不出的悲哀，我目眩了，彷彿眼前變成黑暗，全身不由的寒冷而且顫抖起來。